

石楠烟斗 猎鹿帽 雾都 夏洛克 福尔摩斯 华生 那位女士 血字的研究
绿玉皇冠猎犬 巴斯摩尔小姐 泰晤士报 格斗 演绎法 莫里亚蒂教授
苏格兰场 跳舞的 格斗 演绎法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 柯南·道尔◎著 何蕊◎译

◎插图珍藏版◎



最后致意

世界侦探小说的圣经，风靡全球、畅销百年的经典之作
再现原版精美插图，收录最全、最贴近原著的经典译本

石油工业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最后致意

[英] 柯南·道尔◎著

何蕊◎译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致意 / [英] 柯南·道尔著, 何蕊译.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5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978-7-5183-0066-2

I. 最…

II. ①柯… ②何…

III. 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0258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最后致意

[英] 柯南·道尔著 何蕊译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楼 100011)

网 址：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010) 64250921 营销部：(010) 6452360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开本：1/32 印张：8.75

字 数：190千字

定 价：18.0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PREFACE 前言

让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感到欣慰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仍健康地居住在英国，虽然有时会因为风湿病的缘故而腿脚稍显不便。这些年，他始终居住在伊斯特本五英里之外的一个农村，那里四周都是丘陵和草原，十分适合福尔摩斯先生潜心研究他所喜爱的哲学和农艺学。期间，他推掉了不少报酬丰厚的调查案件，决心彻底退下来。但是由于和德国的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响应来自政府的要求，他十分出色地发挥了智慧的头脑和丰富的实践功底，取得了《最后致意》中详细记录的卓越成就。还有一些在我的公事包里放置了几件案子，也被收录到《最后致意》中，从而将之编辑成册。

医学博士

约翰·H.华生



Last Salutation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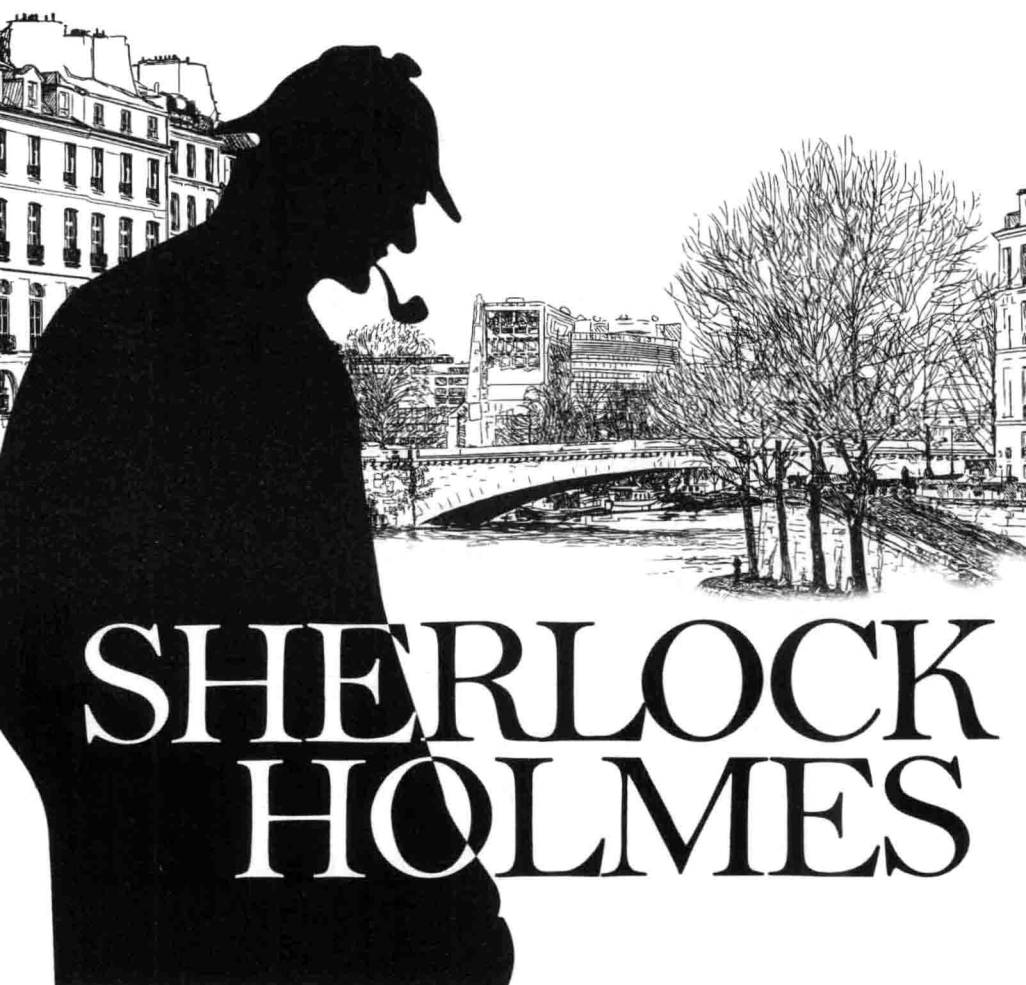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一、威斯特里亚公寓·····	1
二、硬纸盒·····	49
三、红圈会·····	81
四、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111
五、病危中的福尔摩斯·····	157
六、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失踪案·····	185
七、魔鬼之足·····	215
八、最后致意·····	251

一、威斯特里亚公寓



SHERLOCK
HOLMES

1. 艾克斯先生的神奇经历

从我的笔记本里，我发现了一个案例，那是1892年3月底，一个寒风四起、大地萧瑟的日子。我和福尔摩斯正在贝克街的寓所吃中午饭，福尔摩斯接到一封电报，他看后马上回电。之后，他坐在沙发里陷入沉思，显得心事重重。然后，他又走到壁炉跟前，在炉火的映衬下，他叼着烟斗，脸色阴晴不定，手里拿着那封电报，久久不肯放下。突然间，他转过身来，看着我，眼光神秘而又诡异。

“华生，有时，我把你当一位文学家来看待，”他说，“‘怪诞’这个词的含义，你是怎么解释的？”

“怪异、荒诞。”我回答。

福尔摩斯对我给出的定义表示怀疑，他摇了摇头，说：“肯定还有更多的含义，实质上看，应该还有可怕和悲惨的意味。如果回顾一下你的那些吊足了公众胃口的文章，你就会意识到‘怪诞’这个词从根本上说往往是和犯罪相关联的。你可以回想一下‘红发会’那个案子，开头也是相当怪异，后来就开始以身试法，意欲抢劫银行金库，当然，我们没有让莫利亚蒂教授亲手策划的这个行动得逞。另外，‘五个桔核’的案件，也是相当怪诞，五个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却引发了一场命案。所以，想到‘怪诞’这个词，我一般都会警醒、重视起来。”

“电报里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福尔摩斯大声朗读起电报：

偶遇甚难理解和怪诞之事件，能否向你咨询讨教？

斯考特·艾克尔斯

查理十字街邮局

“发电报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问。

“自然是男的，女人是不会有在发电报后再把回电的钱也付了的。而且，若是女的，她会直接来的。”

“你见过他吗？”

“亲爱的医生，自从在上个案子里，我们成功地把卡鲁塞斯上校缉捕之后，你清楚我对现在这种平淡无味的生活是多么的厌恶。脑子里就像一台空转着的机器，如果没有产品生产，它的结果只会是变成一堆废铁。报纸内容枯燥，生活缺少传奇，这个充满犯罪的世界突然变得平静下来，这让我非常怀念骑士时代的大胆和浪漫。所以，你又可以问我是否要准备研究什么新的高深课题了，不论它是否真的值得我去研究。现在嘛，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的客人已经到了。”

从楼梯处传来了一阵有节奏的略有些沉重的脚步声，一会儿门被打开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被带进了房间，他胡子已经花白，面容庄重严肃，高贵的气度显示出了良好的出身，但他表情有些沮丧。从他脚下的鞋罩到金丝边的眼镜，可以猜测他是一位好公民，是规规矩矩的传统人士；虽然守旧，但是正派。他敦厚的脸上明显地表露出了某种不安，肯定是因为遭遇了什么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面带怒容，头发也由于激动和紧张竖了起来。刚一进门，他就毫不犹豫地讲起了他的故事。

“福尔摩斯先生，我遇到了一件最不可思议和令人烦恼的事。”他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的遭遇，这简直是让人无法忍受，也不合常理，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彻底弄明白。”他的语气中满是怒意。

“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请坐。”福尔摩斯用缓慢的语调说，“在你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找我，而不是去苏格兰场？”

“噢，是这样，我认为此事和警察没有多大关联；而且，如果你听完我的遭遇，肯定会同意我不能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不过，我平时是不会和私人侦探打交道的，尽管这样，我对你本人可是久仰大名了。”

“原来是这样，我有点明白了，不过，你为什么没有马上来？”

“我不懂你的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说：“现在是两点十五分，你是在大概一点钟发出电报的。看得出你是在早上一醒来就遇到了麻烦事，否则你也不会这样打扮就出门的。”

我们的当事人摸了一下没有剃须的下巴，又用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

“是这样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根本没打算去梳洗，我一时一刻都不想待在那座房子里。在我来贝克街向你请教之前，我不得不自己去打听了一些情况，在房产管理员那里，他们说关于韦斯特里亚寓所出租一事，一切都顺利，而且加西亚先生已经把房租提前付清了。”



“不过，我平时是不会和私人侦探打交道的，尽管这样，我对你本人可是久仰大名了。”



“等一等，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你的说话习惯有点像我的这位朋友华生医生，开口说话总是找不到先后顺序。请你先停下来，整理好思路，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这样匆匆忙忙地跑出来找人帮助，连靴子和马甲的纽扣都没扣好。”

我们的当事人有些无可奈何，不禁低头看了看自己有失礼仪的衣服。

“我现在这样子确实很糟，福尔摩斯先生。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还会遇到这种事。等我把这件离奇和怪诞的事讲给你后，你就会认为我这个样子是合情合理的。”

可就在此时，他的陈述被外面的一阵喧闹声给打断了。赫德森太太打开门，走进来了两个体格强健、一身官员打扮的人。其中一人就是我们总打交道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器宇轩昂、精力十足，算得上伦敦警长中的翘楚。他同福尔摩斯握手致



我们的当事人一下子惊呆了，双眼因为这意想不到的消息
睁得很大，脸上血色全无。



意后，向我们介绍了他身边的同事，就职于萨里警察所的贝尼斯警长。

葛莱森警长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两个一起跟踪，结果跟到了你这里。”他瞪着大眼问我们的当事人：“你是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住在波汉公馆？”

“我是，有什么事吗？”

“是有事找你，我们跟踪了你一个上午了。”

“你们靠的是电报来跟踪他的吧。”福尔摩斯说。

“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从查理十字街的邮局发现了一些线索，就找到了这里。”

“你们凭什么跟踪我，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们想找你了解些情况，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是关于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的，他昨天死了。”

我们的当事人一下子惊呆了，双眼因为这意想不到的消息睁得很大，脸上血色全无。

“什么？他死了……你是说他死啦？”

“是的，毫无疑问，他死了。”

“出了什么事？他是怎么死的？”

“应该是谋杀，如果现场发生了谋杀案的话。”

“上帝啊……多么可怕的事，你们……你们难道怀疑是我干的吗？”

“别紧张，不过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你写给他的一封信，信里说你打算昨晚在死者家里过夜的。”

“是的，信是我写的。”

“你在他家过夜了，对吗？”

两位警长边问边掏出了一个记录本。

“别忙，葛莱森，”夏洛克·福尔摩斯说。“你们要的非是一份清楚的供词，我没说错吧？”

“是的，但我也可以提醒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以用来控告他。”

“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本来正要给我们讲整个事情的经过，你们恰好进来了。华生，我想来一杯白兰地加苏打水对我们的客人是非常有帮助的。先生，这里只是多了两个听众，我认为你完全可以不必介意，继续说下去，就像刚才那样。”

我们的客人一口喝完了我递给他的白兰地，脸上略微有了一些血色。他迟疑地扫了一眼警长的记录本，用低沉的语调开始讲述他这一段时间的不平常经历。

“我是个单身汉，一个人住在波汉公馆。”他说，“平时我结交了一帮朋友，经常会举办一些聚会。朋友中有一个叫麦尔维尔的，是个停业的酿酒商人，他的家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几周前，我们一拨人在他家里聚餐，结实了一个年轻的新朋友叫加西亚。和他闲聊的过程中，我知道他有西班牙血统，同西班牙驻伦敦的大使馆还有些关联。此人外貌英俊，态度谦和，英语也讲得很纯正。”

“我和加西亚十分投机，同我一样，他一开始也很喜欢和我聊。在那次见面后的两天里，他特地到我家拜访我。接触过几次，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小住几日。他家就住在厄榭和奥克斯

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昨天晚上，我正是按照和加西亚的约定去的。”

“在我去之前，他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他有一个忠实的仆人，也是西班牙人，会说英语，为他打理一切杂事。此外，他非常幸运有一个很好的厨师，那是个混血儿，是加西亚一次在旅行的时候碰到的，做了一手好菜，加西亚就把他雇来了。他也曾谈论过在萨里这个地方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住处是多么的幸运，当时我同意他的看法，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住处是那样的怪异。”

“昨晚，我乘马车去了那个地方，是在厄榭以南约两英里。房子面积很大，背朝着大路，在屋前有一条弯曲的道路，可以通车，道路两旁都是高大的常青灌木。房子有些破旧，可能是年久失修的缘故，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不很体面。当马车停到那斑驳不堪、有些锈蚀的大门前时，我满眼都是荒凉，内心生出一种压抑的感受。我有些犹豫了，怀疑在这样一种陌生的地方拜访一个其实我知之甚少的人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加西亚出来亲自给我打开门，对我的到来显得极其热情，这让我一时打消了迟疑。主人把我交给一个神态忧郁、皮肤有些黝黑的男仆，让他替我拿着包，带我到早已准备好的卧室。晚宴即将开始时，我仍然明显感觉到整个屋子里充斥的压抑气氛。当我和加西亚对面而坐共进晚餐时，他虽然在表面上热情地招呼我，但却显得漫不经心，谈话的内容也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有一点不知所云。他的一些动作也让人不解，一会儿用手指敲打桌子，一会儿又用牙齿啃指甲，这和以往的那个加西亚判若两人。这顿期盼已久的晚餐也做得谈不

上精致可口，连那个仆人也看着心事重重，工作起来拖泥带水。这一切既显得荒唐，又让人无法理解，我敢向你保证，当时，我真想找个理由回自己的家去。”

“还有一个细节，我想你们在座的各位会感兴趣，也可能和你们两位警长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联。那是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仆人送进来一张便条，主人看后更加显得焦虑不安。他干脆不再搭理我，而是呆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想着自己的心事。至于那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说，我也没问。好不容易挨到十一点左右，我就告辞去卧房睡觉了。躺下后，过了一会儿，加西亚敲门，他在房门口站着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表示抱歉，说不该轻易在这么晚来打扰我，并说时间快一点钟了。再后来，我应该是睡着了，一直到天亮才起床。”

“现在，该到这段经历最离奇的部分了。我醒来后，天色已经很亮了，我一看怀表，时间已将近九点了。在睡觉前，我特意嘱咐仆人要是在早上八点叫醒我，我对于他们的健忘和懒惰感到很气愤。我跳起来，按铃想把仆人叫来，但是没人答应。于是我又按了几下铃，还是无人来招呼我。我想估计是铃出了问题或者仆人在忙没有听到铃声。我一肚子火，随便把衣服套上，想下楼找人。等我下楼一看，楼下空无一人，我惊呆了，大声在客厅里叫嚷，但是仍然没有人回答。我挨着找了每一间房屋，没发现仆人和那个混血厨师的踪迹。加西亚的房间我清楚地记着，前一天晚上他还热情地介绍给我看。于是我敲他的门，同样是寂静无声，我试着去推门，门没锁，我进去一看，主人不在屋内，床上很平整，被褥都没动。就这样，主人加西亚和这房子中的仆人、厨师